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元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

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

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遂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自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

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後倣此左丞烏克遜良楨字幹卿臨潢人舊作烏古孫良楨今改後倣此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注俱見前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勑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注見前張士誠小字九四白駒場亭人作亂據高郵自

稱誠王知府李齊字公平廣平人死之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為業富家多陵侮之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奇齊葉圖鎮高郵而出齊守甓社湖在今高郵州西北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

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拘縶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飭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咼之尋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古塘特人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不受命

國珍潛遣人至京師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及南臺侍御史遵達錫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令並改後倣此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

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絶糧運乃復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阿兒温沙今改後倣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顔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等會兵討徐壽輝於蘄水破

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衆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表裏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戰大敗賊衆率

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擒其將鄒普泰分兵平兩巴河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故巴河故曰兩巴江路始通至是西寧王揚沙舊作牙罕沙今改後仿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雲而雷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於東南是月大同復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舊作演揲兒今改法華言大喜樂也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哈瑪爾妹壻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璘真今改善秘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結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巴朗舊作八郎今改與圖嚕特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克舊作倚納今改正皆在帝前相與褻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齋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碍也舊作皆即兀該今

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

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晉郡後為縣今鳳陽府臨淮縣是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疫時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殁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遊食諸州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

其貌留為親兵妻以所撫馬公 宿州人逸其名 女賈魯圍濠元璋力拒之旣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為鎮撫元璋見諸帥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 字天德濠人 湯和 字鼎臣濠人 費聚 字子英五河人 等南畧地定遠 梁縣令屬鳳陽府 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 在定遠縣西北 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 字百室定遠人 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州 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挾子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

續綱目下至正之世災異瑞屑具書及明祖起兵以後則概書祥瑞事皆不經於意蓋以祥為明代受命之符而以災為元室危亡之兆殊不思元時元紀大失海宇尚統于元安在災祥之必當分屬乎蓋由元史成于明時采筆者不免

得免乃將其所部萬餘就元璋于滁州

甲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阿林之見非記載豈果信而果徵況災異禨祥俗謬傳而神怪尤聖人不語其為有無更無庸深辨矣

托克托前討李二徐州甫捷遽爾召還致賊勢復熾茲統師征勒士誠高郵一戰大敗賊衆遂平六合軍氣方

民以疫癘死者無筭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

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注見前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叅議

揚正宜令其來銳進攻高郵東南羣醜乃輕信奸邪搆陷罷斥旋加鴆使淮安之台哈布哈等代將貽害益深順帝惟知溺于晏安不復以國事為念焉得不忘至托克托聞命力拒諸將之言頓首受詔與宋岳武穆之奉召即還同一忠悃矣

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為之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領兵討高郵哈瑪爾乘間復入為平章政事遂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哈布哈為

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

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

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

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

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

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

台舊作哈喇答今改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内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鍾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瓔絡大紅綃各執噶巴拉薩巴舊作加巴剌般今改之器每宮

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乙未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

威順王庫沁布哈令其子報恩努（舊作報恩奴今改）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川水淺船閣文俊用大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庫春布哈走陝西（文俊尋進陷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

教授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舊作大斡耳朶今改）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

元季羣盜四起毫無撲捕之方坐視其蔓延遠近軍紀廢弛極矣及賊衆渡河北掠氛益張而勢益偏朝端猶復視如常事雖因成遵涕泣陳告少為防禦之謀然亦惟知扼

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

險可憑畫河自守而河以南寇警仍聽其充斥是舉江淮汝穎早已棄為度外而不惜何異奕棋者于楸枰邊角處皆拱手讓人僅恃中心數著以決勝負尚何補于全局哉

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罷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超爾（舊作洪丑驢今改後仿此）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

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福通母弟知

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宫材建宫闕于亳遵道等各

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為

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置額齊訥舊作亦集乃今改

路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甘肅州北有漢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至是臺臣猶論

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

川硇門長子哈喇章舊作哈拉章今改後倣此肅州次子三

蘭州仍籍其貲產

薊州雨血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珠已為左丞相哈瑪爾為

左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今改後倣此為平章政事蘇蘇

為御史大夫

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

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沙卜珠岱人耨埒之孫舊作答失八都魯沙卜珠岱舊作珊竹帶今改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實袞舊作大赤溫今改後倣此從征命達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河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諸

漢高之尊義帝光武之事更始擬起時皆不得脫所憑藉明祖之于韓林兒亦然方濠為一旅初興子興旋殁彭趙孫俑新依而林兒僭號之始四方響應遂

軍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舊作絆住馬民兵元帥陳額森舊作陳埜先今改屯兵絶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走渡江而去會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檄子興子天叙為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為左右副元帥元璋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然以其勢方盛可倚藉乃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巢人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徙于巢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曼濟哈

附泉若干號以為號召之資及聞副元帥之檄乃謂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固已中情流露矣且林兒迎至瓜步而死則瓜步沈舟之事未必盡誣也

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後仿此扼銅城牐在含山縣東南諸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元璋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在當塗縣西北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為備可克也乃揚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飢爭取資糧謀歸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趨太平拔其城總管靳義赴水死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

蕭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參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羽當塗人）為知府時以陶安避亂居家率父老出迎元璋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錫哩瑪勒（舊作失里門今改後仿此）四川左丞錫哩巴拉等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官

烏瑪喇等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剌不花今改後倣此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

托克托忠誠自矢歷久不渝足稱元季純臣實爲國所倚賴使順帝始終保護而專任之元祚或可藉以支持勿壞雖兵死由哈瑪爾矯詔順帝亦爲所欺蔽而不及知但以社稷欽重視之無關輕重聽奸邪肆意罷黜其與宋殺道濟自壞長城何以異耶

初托克托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元府今永昌府騰越州是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兵圍之哈瑪爾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托克托儀狀雄偉器識宏達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于羣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

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五
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户司二十四百户所四十八鎮
撫司四

丙申

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既相恥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圖嚕曰我兄弟
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令圖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
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
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

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與蘇蘇毋入朝御史大夫綽斯戬奇味氏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劾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

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脫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識猶未啓也哈瑪爾前既譖害托克托兄弟為中外所共疾及是以不軌誅人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自高郵徙據之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孫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及士誠從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

泄遂遇害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寧鎮在今江寧縣西南破陳兆先營擒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床坐鳳凰臺在今江寧縣西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

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遣徐達侵鎮江鄧愈侵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
命為海道漕運萬户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黄瓜
時有童謡云李生黄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

平章政事達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 字彥英武岡綏寧人按楊額爾哲舊作楊完者今改後仿此 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冦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努 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 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叅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𦦨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

華今改後仿此死之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在今清河縣東相犄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掘塹圍淮安舟餉路絕元帥吳德琇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鞾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

瀕淮之地連絡軍營固足以資捍禦但譏無事之時而食且耕且戰則許有所不能旣屯種自宜行于太平無事之時邊若當將則罕識兵端江淮戰守尚悉

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鬭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班格（舊作判哥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摶霄建議以淮安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降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

不逞之徒得復有餘功也椓況賊訪猖獗在野則豚㺍可虞時復則齊椓尤懼也政將安所施董將齊雖有俐勝之民而建議則未為當也

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郛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注見前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字致道兗

陝西危急察罕
特穆爾提兵赴
援賊潰敗走一
方賴以保全盛
功不小然其始
是役守將慮客
兵之至而呼下
求援微斯不惑

州滋陽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筭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

誠力主移書則三輔諸城皆為賊據而河南總兵轉欲按其擅發之罪如彼所見豈鄰境有警竟可坐視不救乎詹是時軍紀不修頗守武臣習于選懦推諉叉復心存畛域止顧一己之私而不知以國事為重皆朝廷賞罰不明無以示懲勸遂至敗壞而不可收拾

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字希武太原陽

曲人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是遂下其城已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德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既被執士誠大沮元璋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濠人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改後倣此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注俱見前諸郡縣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而

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没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楨亦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恤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内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者也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内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雖犬

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訣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五月以綽斯戩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綽斯戩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為左丞相

朱元璋陷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寧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户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義兵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侵江陰胡大海字通甫虹縣人侵徽州常遇春侵池州繆大亨定遠人侵揚州皆陷之

六月有龍鬬于樂清江樂清本晉樂成縣五季吴越改名縣西南有館頭江甌江下流也南入于海

颶風大作所至有大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分軍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良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什特

穆爾方倚楊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楊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决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詔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什特

穆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楊完者又力為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楊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授官有差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加太尉時楊完者強盛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特穆爾亦厭其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尋舉兵襲殺之士誠遂據杭州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平章方面大權自是悉歸張氏矣

命太尉努都爾岱巴爾茂四世孫按努都爾岱舊作紐的該今改後倣此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鎮守黄河義兵萬户田豐叛降于劉福通陥濟寧義兵萬户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衆寇東昌努都爾岱擊却之

九月倪文俊奔黄州徐壽輝黨陳友諒沔陽人本謝氏祖贅于陳因從其姓襲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

然徃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黄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圍鳳翔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

往赴比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内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遂陷成都及嘉定平章埒克達舊作朗革歹右丞旺扎勒圖舊作完者都今並改叅政趙資死之

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千餘人屯青山今名青林山在

結𣕽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衆降令以元帥(隨州南)守沔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閒因襲破重慶右丞旺扎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埒克達參政趙資屯嘉定之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黄陂人)禦之分兵襲陷成都未幾嘉定亦陷執資及旺扎勒圖埒克達以歸欲說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之三忠于是蜀中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魯卒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爲河南平章

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什巴圖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嗎錫哩舊作答理麻失里今改來援分兵雷澤在濮州東南濮州以禦福通達爾嗎錫哩戰沒諸軍大潰達什巴圖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達什巴圖魯過奸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爲河

察罕特穆爾克復汴洛國勢欲振雖扎始以義兵起事亦由其指揮悉協機宜故能立收成效而當時大局之壞則由將帥無能遏賊即在尚安常其勢申律以作士氣則欲驕救將急務自當擇良將而專以委任哉

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

初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及天下盜起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可藥其病亂係民乃主圖與人從欲訓練於伍雖如林之衆將安用之況素不諳戰陣之土兵而從籌以木棡單旅之文吏更何濟于事耶

戊戌 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舊作胡伯顏今改後仿此）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賊兵恚甚乃并軍樹栅起飛樓復來攻闕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本巢湖水

里將降朱元璋復叛歸徐壽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䝿軍南門四面蟻集䦨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䦨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䦨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死妻伊伯舊作耶卜今改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以下死者數十人其知名若萬户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户盧廷玉葛廷齡邱鑾許元琰奏差鄧都瑪勒百户黄寅孫安慶推官黄圖嚕袞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按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補化鄧都瑪勒舊作丁都蠻黄

董摶霄首先撫杭之亂積有成勞茲以濟南闕急提兵赴援遂汝村戰正當命

圖嚕岱舊作黃孔倫歹今改城中士民相率登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事聞贈闊闊淮南江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追封灤國公謚忠宣闊闊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狥常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闊闊郤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敢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註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闊入翰林闊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云

二月毛貴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之初摶霄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敗賊兵于城下詔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

其來勝疏猶以成歸盡之功乃山東諸將既不能自存一矢保守危城轉于效死前驟者深加媢嫉譖陷其服賞無可疑而努都爾岱始則令其東援益都旋又使在北拒長蘆朝令夕更必欲速其衰後是誠何心縱帝于其危城且之人旅不問舊以帝別旋其意之顯

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于努都爾岱令依前從征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後周縣宋廢故城在今滄州西北）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注見前）之魏家莊（在南皮縣西）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値貴兵卒至兩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

扶而許霄兄弟力戰殉國贈卹雖不之及貴罰倒置若此其何以勵忠節而懲失律乎

賊突前捽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韓林兒黨田豐陷濟寧努都爾岱棄東昌走

努都爾岱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退適柏鄉尋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在天津府城北有大小直沽遂陷薊州

畧椰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克津舊作達國珍今改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陜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于椰林青衆潰退走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散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高昌人按多通舊作道童今改死之多通初任其將章巴延舊作章伯顏今改後仿此布延布哈字布占蒙古氏按布延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後仿此捍禦數有功至是左丞和尼齊來江西專兵權素與多通不相能且僉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多通因退保撫州謀集兵再圖克復為追騎所及遂遇害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韓林兒還據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占舊作竹貞今改後倣此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林兒居之

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烏蘭哈達代總其軍

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前聞其復相意不平嘆曰太平漢人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那尋有詔起台哈布哈為湖廣右丞相招討碗賊諸將欲進兵台哈布哈以養鋭為名反勒兵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

台哈布哈初代扎薩扎將兵即縱士卒剽掠城邑及是奉詔討賊猶不思奮勉自效以贖前愆乃當進而退以

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益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碩通（舊作壽童今改）將兵分討山東入秦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台哈布哈右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欲害己也遂諷御史劾其緩

養銳為名汗漫請援設中不動徒作大言自提兵靡糧以玩於之罪申以興將之誅乃循帝旣心惡之轉從而加拜右相顛倒極矣[illegible]之命乃因太平懼被害已諷人舉發罪狀當時朝廷旣疏劾罰之權而大臣亦惟除以然是務無怪綱紀之日以

師拒命之罪詒削奪官爵蓋州（注見前）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之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喇布哈求救哈喇布哈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台哈布哈來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盜寇河北前翰林待制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魯特氏世居開州濮陽縣哈喇魯特氏舊作哈喇魯氏今改）死之

汲汲以立于世也

巴延自弱冠以斯文為已任至正初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已而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其學務真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河南賊蔓延河北巴延乃渡漳北行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名士欲誘以富貴巴延駡不屈與妻子俱死之巴延既死賊剖其腹見其心有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于其腹中覆墻而掩之

六月戊辰朔日食

韓林兒黨關先生兵陷遼州注見前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唐置今屬山西一出沁州前注見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餘里于是大掠塞外諸郡尋復轉而南察罕特穆爾遣其部將關保等分阨阻隘要處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又分兵屯澤潞及塞井陘以杜太行諸道屢擊却之河東悉定詔拜察罕特穆爾為左丞尋進平章政事

冬十一月左丞相綽斯戩有罪免以努都爾岱為左丞

丞相而至于公受賄賂任用私人誤決亂政已當按治其罪甚至邱造偽鈔事將敗而殺其人以滅口非准草菅人命亦且升慝王章矣衍從寬典乃賦帝于綽斯戩止收其印綬而于御

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于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戩居相位一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黷著聞于是御史伊齊布哈(舊作燕赤不花今改後仿此)劾奏其任用私人都呼(舊作朵列今改後仿此)及妾弟崔旺扎勒特穆爾(舊作崔完者帖木兒今改後仿此)邱造偽鈔事將敗遂殺都呼以滅口綽斯戩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嬖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火核奏概罷出閫，由不從，旋復用為右相，聽其聯結宦官，相為表裏，警報功狀壅不上聞，內外因而解體，國事至此益不可為，甚矣順帝之昏闇也。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朱元璋陷婺州

胡大海侵婺州久不下元璋自將往擊之僉行樞密院事舒穆嚕伊遜（字申之其先遠之德里乣人按舒穆嚕伊遜舊作石抹宜孫德里乣舊作迪烈今並改）方守處州其母及其弟和遜（舊作厚孫今改後仿此）時皆在婺州乃遣將率車師由松溪（在金華縣東）求援元璋曰道隘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字世美大海養子）迎戰于梅花門（即蘭谿縣龍門山大梅谿繞其下故名）伊遜兵大敗遂陷婺

州改州為寧越府令知府王宗顯和州人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宋濂字景濂其先潛溪人遷浦江為五經師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為學正吳沉字濬仲蘭溪人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

闗先生兵陷上都焚宫闕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宫闕盡燬帝不復時巡矣既而帝欲復修之工役大興衆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于民心緩急失宜舉措

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于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

疫死者枕藉宦者保布哈（又作王布哈高麗人按保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後倣此）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己亥十九年春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擾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于朱元璋

元璋既陷婺州遣使招方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

今嚴明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两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溫台處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元璋却其質厚賜而遣之然國珍實陰持两端特以甘言謝元璋而已

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其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韓林兒諸將惟貴稍有智畧其在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

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三年及是為均用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京師銀一錠易米八升通州民有殺其子而食者

六月陳友諒陷信州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克津字蒼

崖輝和爾氏按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花的斤輝和爾氏舊作畏吾兒氏今並改之死之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克津自衢州往援破走之時鎮南王子達勝努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巴延布哈德克津登城四顧誓必破賊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賊繞城植木柵進攻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延布哈德克津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

草苗荼帝括韃底煮食之又盡乃殺老弱以食巴延

布哈德克津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

之不息踰旬城遂陷巴延布哈德克津與達勝努及部

將哈喇坦舊作海魯丁今改蔡誠蔣廣皆戰死

秋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

豐

韓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劉福通諸將在外

者率不遵約束至啖老弱為糧且皆福通故等夷福

通亦不能制兵雖鹹威令不行所攻下城邑多不能守至是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大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輙敗之賊懼不敢復出尋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挾林兒出東門遁還安豐俘獲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詔以察罕特穆爾為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

九月朱元璋陷衢處州

常遇春入衢州廉訪使宋巴顏布哈舊作伯顏不花今改被擒

胡大海入處州舒穆嚕伊遜戰敗走福建境上欲圖

克復而人心已散因嘆曰吾勢已窮無所往不如還

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還至慶元縣宋縣令屬處州府為

亂兵所害元璋既得處州有荐劉基章溢葉琛及宋濂者即以書幣招之入見喜甚嘗從容與

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命于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時李文忠守金華復荐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劉

基字伯溫青田人章溢字三益龍泉人葉琛字景淵

麗水人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元璋姊子王禕字子

元初創行海運本一時權宜之計不可經久然朱清張瑄輩雖亦海氛餘孽而是時國勢方盛尚得而制馭之即其後恃符横行尚未至于誤運及中原多盜滔乾不通至以反覆之方國珍為海道萬户兹従以海運事属

充義
烏人

遣使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什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

之士誠使賊衆益得藉以為利而於國計毫無所裨迨太倉告竭轉託降冠欲糧所得無幾徒使賊得窺朝廷虛實自來誤國之跡未有若是之甚者也

太子而忍于圖內禪實非倫理之常臣子稍有見聞豈宜視如膜外太平身為丞相奇后敢以

十一萬石至京師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鵑

十二月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親暱御史中丞圖嚕特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額森呼圖克又名均字公秉按額森呼圖克舊作也先忽呼今改後仿

此諭意且至眾洒相蜀則其事日之不能公忠為國可知而太平亦竟甘心隱忍始惟付之不咨繼則依惟而可致太子無所忌憚於擅殺廷臣以逞其凶悖律以大義太平崇能逃黨惡之誅以視後此廬陵特穆爾杜過救矣脅禪之謀其是非邪正真判若

此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聞之數于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旨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陳友諒從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已不從至是壽輝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而伏兵于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

其所部因留壽輝居之而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庚子二十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卒二月太平罷戍遵等既死會努都爾岱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令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復以綽斯戩為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布木布哈用事為奸利綽斯戩因與之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

徐壽輝竊弄漢池特劇盜之首雖潛名號而不成為國友諒則其支黨耳纘綱目于采石之事遽以弑書殊為失當蓋當日情事祇不過勝廣揭竿之流并不得比諸項羽之於義帝盜賊同

由是內外解體

夏五月丁亥朔日食

陳友諒攻太平拔其城遂害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

皇帝

友諒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朱元璋守將花雲懷遠人及其養子朱文遜等皆不屈死友諒志益驕怠謀僭竊進駐采石磯佯使人白事壽輝前

類相殘何關名分豈得以亂臣賊子例之乎但友諒既受壽輝偽署則固安心尊事之今故因書其主以正其推奉之罪而弑改書害以別於有國之稱庶大義不忝而誅貶益嚴耳

戒壯士持鐵撾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大風雨羣下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友諒既僭號欲東取建康朱元璋令其故人康茂才為書誘之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江東橋呼茂才不應始知見紿遂大敗乘輕舸走還江州元璋乘勝取安慶　康茂才字壽卿蘄人江東橋在江寧縣江東門外

秋九月博囉特穆爾引兵攻冀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察罕特穆爾自用兵以來至克捷平定諸城功績素著實為國所倚毗之人博羅特穆爾代父領兵自當念其父以憂懼而死益思為國建勳以繼未竟之志乃自駐大同輙圍據地自私與宿將相搆隙彼時若即罷其兵柄責以靡曩之愆則兩將搆怨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羅特穆爾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兩人遂相讎隙詔命博羅特穆爾守石嶺關（注見前）以北察罕特穆爾守關以南至是博羅特穆爾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會朝廷使參知政事額森布哈等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畀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用兵數年藉晉冀給軍食以致強盛不肯奉詔託言

相殘可不煩勞而自解顧始令分守以為調停繼復遣使諭其還鎮措置失宜皆姑息之為患也至察罕特穆爾於冀寧之界不奉詔書援安之援擅殺部將則亦公然撥庵雖平時將署足稱而此舉實功不掩罪耳

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本布實勒援之本布實勒曰彼軍既奉詔而來我何敢抗拒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已而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博囉特穆爾尋亦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特穆爾之甥養為子按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兒今改後倣此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賴森布哈等初奉詔往解二家之兵還延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楨上疏請誅之不報楨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涕泣而已

冬十二月陽翟王阿哩袞特穆爾（太宗子察特哩大王七世孫）舉兵反遣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時兵起四方帝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哩袞特穆爾知國事不可為乖間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固楚（在開平南境按穆爾固楚舊作木兒古徹兀今改）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圖沁特穆爾將兵擊之軍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辛丑 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朱元璋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取安慶元璋乃率舟師泝流而上友諒將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碭山等皆迎降長驅向江州分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遂克其城既而友諒江西行省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于元璋建昌饒袁相繼皆降元璋入龍興除陳氏苛政改為洪都府胡廷瑞沔陽人後改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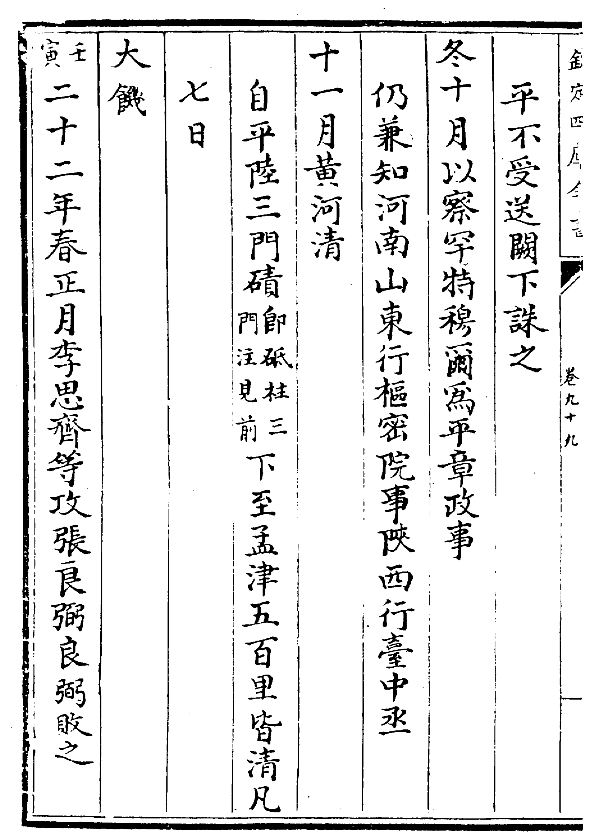
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陜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乃疾輿自陜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隋冠氏縣地元置州令為縣屬東昌府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遺書諭以順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賊兵皆

聚于濟南察罕特穆爾乃分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金縣今屬濟南府章邱隋縣今亦屬濟南府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阿哩袞特穆爾兵敗伏誅

阿哩袞特穆爾兵逼上都少保魯章以兵十萬擊之大敗其衆時太子言于帝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會阿哩袞特穆爾部將托歡者太平子額森呼圖克故將也引兵縛阿哩袞特穆爾至軍前太



平不受送闕下誅之

冬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爲平章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陜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黄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卽砥柱三門注見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

七日

大饑

壬寅二十二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張良弼奉命受察罕特穆爾節制乃陰結鼎珠輒聽他人調遣不為無罪察罕特穆爾如果舉其黨而劾治之庶足以尊國體而申軍律不此之務而銜私激忿輒與李思齊連兵攻擊豈純臣所為論史者謂察罕特穆爾

先是博囉特穆爾遣其將據延安謀入陝朝廷以張良弼爲陝西參政駐兵藍田受節制于察罕特穆爾良弼陰結平章鼎珠聽丞相托里特穆爾調遣察罕特穆爾銜之與李思齊連兵攻良弼詔和解之且命思齊討四川良弼平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効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二月彗星見

忠義不渝此原其心跡則然若其動輒與兵仇殺實不能免於春秋之責備至李思齊擾梁遂肆後竟降明則更不足置論矣

未幾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陷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害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閼絶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遣兵陷雲南者治屯金馬山在今昆明縣東玉珍遂自稱隴蜀王以張楨字維周瀘州人為參謀分兵犯興元鞏昌等路

六月田豐復叛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遇害詔以其子庫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諸葛將殞大星墜營則白氣起於危宿為察罕特穆爾凶兆理

時山東俱定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特穆爾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結賊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請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太史奏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

或有之但謂順帝因太史之奏預料山東必失良將馳詔戒其輕舉恐未必然使果能如此精察何至為羣小蔽惑委靡以底于亡耶

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庫庫特穆爾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

冬十一月庫庫特穆爾克益都執田豐等誅之

庫庫特穆爾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尋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乃引兵還河南

十二月立塔斯特穆爾舊作塔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爲高麗王遣兵

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横為國王巴延特穆爾所殺后譖之于帝遂廢巴延特穆爾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斯穆爾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舊作崔帖木兒今改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還京師

遣戶部尚書張昶平人究如江東以朱元璋為江西行省

平章政事元璋不受

初察罕特穆爾破山東江淮震動元璋遣使致書于察罕特穆爾察罕特穆爾留其使朝廷因命戶部尚書張昶郎中瑪哈木特（舊作馬合謀今改）浮海如江東授元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龍衣御酒未至而察罕特穆爾被刺元璋遂不受殺瑪哈木特以張昶才留官之

癸卯　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重慶

玉珍用劉楨策僭即帝位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朱元璋率兵擊走之以韓林兒歸于滁州

時福通兵勢日窘珍引兵圍安豐林兒告急于元璋元璋乃率徐達常遇春等往救之未至而珍已殺福通據其城元璋擊走之以林兒歸居之滁州

夏六月博囉特穆爾遣珠占襲據陝西庫庫特穆爾與李思齊合兵討珠占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達什特穆爾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為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博囉特穆爾請珠占入城刦取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印復拘留之庫庫特穆爾遣部將摩該舊作貊高今改後倣此合李思齊兵討之珠占乃降

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朱元璋帥師救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張定邊等復立其子理

初友諒忿疆埸日蹙乃大治舟艦復圍洪都載家屬

百官盡銳進攻飛梯衝車百道並舉時元璋從子文正（元璋兄興隆之子）及鄧愈守洪都隨方備禦三月不能下趙德勝中流矢死内外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元璋自將救之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撤圍東出鄱陽湖遇于康郎山友諒兵號六十萬元璋分軍十一隊禦之張定邊直趨元璋舟舟膠于沙不得退危甚適援舟驟進水湧得脫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陣元璋兵仰攻不利皆有怖色會日暮東北風起乃

命死士載火葯蘆葦焚友諒舟風烈火熾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翌日復戰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欲退保鞋山即大孤山以形似得名元璋既扼湖口邀其歸路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湖口元璋自上流邀擊之大戰涇江今名禁江在湖口縣東北口友諒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撝驟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軍遂大潰其長子善兒被執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元

璋復進兵圍之既而還建康留常遇春督諸軍先是元璋救安豊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豊之行使友諒乘虛擣建康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能何待友諒亡天下不足定也

張士誠自稱吴王詔徵其糧士誠不奉詔

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達什特穆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具文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吴王即平江治宫室置官屬尊母曹氏為太妃朝廷遣使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字中孚泰州人諫曰向為賊

可無貳令為臣不貳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引疾去士誠以弟士信與女夫潘元紹為腹心參軍黄敬夫蔡彦文葉德新主謀議陳基饒介典文章又好招延賓客所贈遺甚具諸僑寓者爭趨之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走之

博囉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下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之擒其將烏瑪

喇嘏興祖軍勢日蹙

十一月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巴咱爾舊作伯撒里今改後仿此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方辭歸奉元于是密旨令巴咱爾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其違命詔拘收所受宣命綽斯戩因而誣奏之安置土番復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十二月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叅知政事御史大夫羅達錫帝母舅按羅達錫舊作老的沙今改後倣此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皆逃

時宦者布木布哈及托歡內侍太子外結綽斯戩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書太子極諫其畧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爾以二豎之微而干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小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奏太

子怒令御史大夫羅達錫傳諭祖仁以托歡等初與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啟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而臺臣大小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乃皆辭退帝又令羅達錫諭旨祖仁復上疏極論之

其畧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罰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于大者顧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

疏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

二人當斥于是祖仁等皆左遷時羅達錫執其事

頗力太子惡之遂譖于帝以毋舅故封爲雍王即遣

歸國而拨以布木布哈爲集賢大學士羅達錫乃與圖

沁特穆爾皆黜大同博囉特穆爾匿二人于軍中

甲辰

二十四年春正月朱元璋自立爲吳王

元璋以正月朔即吳王位建有司官屬以李善長爲

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爲右司郎中張景爲左司都事

二月吳王元璋將兵圍武昌陳理降

元璋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自將攻之其臣張必先自岳州來援常遇春擊擒之徇于地下城中大懼元璋乃遣其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遂率其大尉張定邊等出降凡府庫倉儲悉理自取城中民饑困發粟賑之以理歸建康封為歸德侯湖廣江西諸郡縣皆降于元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元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立命毀之時句容儒士戴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虛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駐

克之費力多矣元璋曰汝豈不知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若來勝急退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入谷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諸大悅服

三月削博囉特穆爾官爵不受命詔庫庫特穆爾討之

夏四月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殺右丞相綽斯戩

太子出奔

初綽斯戩徇太子旨譖誣羅達錫及太平之子宣政院使碩森呼圖克等謀不軌收其黨鍜鍊具獄連逮

不已帝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綽斯
戩布木布哈皆阿附太子必窮究其事額森呼圖克等
皆貶死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額森布哈有
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博囉特穆爾平素
與圖沁特穆爾友善且知其誣遂遣人白其非罪太
子怒博囉特穆爾販邑交通圖沁特穆爾匿羅達錫
等于是下詔削博囉特穆爾官爵而奪其兵博囉特
穆爾拒命于是詔庫庫特穆爾討之博囉特穆爾知

博羅特穆爾跋扈不臣已非一日皆由順帝姑息養奸遂致尾大不掉跡其強梁恣戾朝廷即當早計除之不應僕太子蓄積私怨擅削其官爵也夫太子結黨肆行不復知有君父其逆惡固無可赦而布哈綽斯戩一死猶不足蔽辜特是博羅特穆

朝廷詔命調遣皆綽斯戩所為非出帝意遂命圖沁特穆爾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蒙古人按伊蘇舊作也速今改後仿此詹事布喇奇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二州名元興州在今熱河界內元松州在今喀爾沁右翼界內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在宛平縣西北水出玉泉山至海淀分流而北東入白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綽斯戩布木布哈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皆為所殺遂復博囉特

爾身為元臣輒敢舉兵向闕逼脅儲君悖逆亦在當誅乃順帝闇其欲殺二奸以執畀以遂其欲且加授官階宴賚奸黨惟恐其不早退兵迨其再舉犯順凶謀益彰乃復相對啜泣曲加慰勞孱弱如斯殆與漢獻帝唐昭宗相等耳

穆爾官爵加太保仍令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五月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為右丞相

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其東道以白

索珠舊作白瑣住今改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珠占領兵四萬西道以闊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闊保等進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羅達錫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統兵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索珠遂引兵扈從太子出順城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博囉特穆爾兵駐健德門外與羅達錫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太子羅達錫

止之博囉特穆爾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帝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遂以博囉特穆爾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又以羅達錫為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博囉特穆爾既專國于是誅狎臣圖嚕特穆爾等罷三宮不急諸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張士誠遂達什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

時右丞達蘭特穆爾舊作答蘭帖木兒郎中珍布舊作真保今並改後倣此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什特穆爾之短于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誠遣使面數達什特穆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

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布哈特穆爾不從

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吾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後數日達什特穆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

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内難庫庫特穆爾使白索珠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而使關保等以兵擣大同克之太子乃承制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穆爾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之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圖沁特穆爾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兵伊蘇次良鄉不進而謀之于衆皆以為博囉特穆爾犯闕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庫庫特

穆爾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博羅特穆爾患之遣驍將姚巴延布哈領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在通州東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巴延布哈博羅特穆爾大怒乃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博囉特穆爾至百日始得還宮初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尊且訪以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邱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庫 之于趙冠賈之于漢乎

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存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閤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于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于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于邪謀遂成靈武之纂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勿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適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釁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

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説

夏五月大都雨氂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羅達錫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

博囉特穆爾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其驍將姚巴延布哈鬱鬱不樂乃日與羅達錫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瑪勒

舊作上都馬金諾海舊作金那海畢德爾舊作伯達兒今並改等陰圖刺之至是圖沁特穆爾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博囉特穆爾入奏行至延春閣下畢德爾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瑪勒等競前斫死羅達錫傷額趨出擁博囉特穆爾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羅達錫被執伏誅圖沁特穆爾引輕兵走巴咱爾舊作八思兒今改之地尋亦討殺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珠占摩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于都

庫庫特穆爾元之世臣當與國

市

皇后翁吉喇特氏崩

九月太子還大都以巴哈爾為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左丞相

帝遣使函博囉特穆爾首往冀寧召太子還庫庫特穆爾遂扈從至京師詔以巴哈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冬閏十月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家同休戚況博羅特特穆爾方以跋扈伏誅尤宜謹小慎微惕于覆車之鑒乃膺代總六師之重寄不聞其誓志勵軍迅掃屠盜力扶宗社于阽危而惟盛其官銜進退自由寔大臣忠藎之義其後且於孝思齊等經年釁殺不復以討賊為心致讓攝者

時巴咱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晚進與之並相中朝多忌之者而庫庫特穆爾久典軍亦不樂在內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親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並迤南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庫庫特穆爾于是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鹵簿甲仗亘數十里軍容甚盛尋還河南欲廬墓以

待據為口實深𧹞惡名始計不審遂致陷溺日甚又誰尤耶

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立奇氏為皇氏

改奇氏為索隆嚕氏舊作肅良合今改

丙午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禹貢錐指元大德初河決杞縣蒲口益河自陳留南入于杞其後河徙而北自陳留入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矣　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後大勢日趨於南而北流益弱此云北徙者乃決流非大徙也故特引禹貢錐指以釋之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

北從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兵齒位略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檄諸將會師大舉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圖魯卜等舊作脫烈伯今改後仿此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庫庫特穆爾歎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不受調遣何討賊為

乃遣闊保和爾齊舊作虎林赤今改後倣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圖魯卜孔興等皆與良弼合庫庫特穆爾遣闊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闊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禮部侍郎瑪什貝爾吏部侍郎溫都爾罕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瑪什貝爾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按瑪什貝爾舊作滿尚賓溫都爾罕舊作捲篤剌哈今並改從此

三月明玉珍卒子昇復僭稱帝

王珍素無遠畧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僭稱
尊號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開進士科定賦税以十
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至是疾革召其左丞相戴壽
等諭之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則可以自守不然
後事非所知也遂卒子昇立年甫十歲尊母彭氏為
太后同聽政
夏四月吳王元璋取淮安諸路
時徐達克高郵遂襲破張士誠將徐義于淮安義遁

左丞梅思祖夏邑人以城降濠徐宿諸州皆相繼下之

元璋遂如濠州省墓置守塚二十家召父老飲極歡

除其租賦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八月以陳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清人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友定始為黄土砦巡檢以討平山寨功再遷為汀州

路總管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友定入援連戰克

捷盡復所失州縣進參知政事尋進兵攻處州為朱

元璋守將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所敗深乃與朱亮祖進攻建寧破二柵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萬繞出深後斷其歸路而自帥銳師搏戰德柔自後夾擊深兵大敗遂破執而死至是詔置分省於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友定盡有福建八郡之地友定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誅竄不絕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時張士誠方國珍各據一方歲漕粟大都輒不至而友定歲輸粟數十萬石海道遼遠至者嘗十三四帝嘉之下詔褒美

九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先是以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慶元至是復拜江浙左丞相封衢國公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

有星孛于東北

吳王元璋遣將擊張士誠取湖州諸路

元璋與張士誠接境數以兵相攻元璋將廖永安字彥敬永忠兄被執死謝再興叛降于士誠會元璋方與陳友諒相持未暇東略及破武昌即出師規取淮北地至

是元璋乃移檄數士誠八罪命徐達常遇春帥二十萬衆擊之元璋命之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而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元璋曰湖州張天騏杭州潘原明為士誠臂指平江窮蹙兩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達等自太湖趣湖州守將迎戰而敗遂進圍之士誠遣朱暹等來援屯於舊館村名在烏程縣東達遇春築壘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于皂林潘元紹又敗于烏鎮在烏程縣東南昇山縣東在烏程水陸寨皆破舊館援絶朱暹等降

達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

于是李文忠攻杭州紹興華雲龍定遠人攻嘉興皆下

之

冬十二月韓林兒卒

林兒既居滁州至是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吳王元

璋命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吳王元璋立宗廟社稷

元璋本用宋龍鳳年號林兒既殁始以明年為吳元

年立廟社建宮室有司進宮殿圖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及新殿成製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次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元璋曰搆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慙而退元璋又命訪求古今書籍嘗謂博士詹同等曰吾每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尋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又定文武二科取士之制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

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令有司預為勸勉以俟開舉詹同初名書字同文婺源人

丁未二十七年吳王朱元璋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

李思齊等會兵于陝西同拒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遣其弟托音特穆爾舊作脫因帖木兒今改後仿此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乃與張良弼圖嚕卜等會于含元殿舊基共推思

肅宗靈武之事久為公論所不韙然是時明皇避蜀海內皇皇

齊為盟主遣將守黃連寨庫庫特穆爾使關保等擊走之侯巴延達什（舊作侯伯顏達世今改後仿此）以兵援庫庫特穆爾亦攻下秦州既而關保引兵退侯巴延達什亦奔潰思齊乃遣將會良弼等屯于華陰而自還鳳翔

夏六月丙午朔日食

秋八月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庫庫特穆爾以

且有面授之旨禪位之勑其咎猶可稍寬若順帝則太子與奇后頓萌異志初既思為內禪之謀繼復圖為脅受之舉悖逆極矣使庫庫特穆爾從其擁兵之說其不至流為剤瞶胡亥之亂幾希然庫庫特穆爾固未有定見苟其能克全大義蓋深有賴

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經年帝數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庫庫特穆爾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不奉詔廷臣譁言其跋扈有狀帝亦心忌之乃下詔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軍馬詔畧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積造訛言塗炭郡邑茲逾一紀阿裕錫哩達喇計安社稷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等各懷異見稱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遺朕憂

于張禎之言而其不南向擊賊轉西引入關則由習見其父嘗私啓兵爭遂至效尤益甚殆苟御所云父報仇而子且行刼者歟

爰遵舊典命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圖嚕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圖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別聽調遣　太子又用錫喇岱爾舊作沙藍答兒今改後仿此等計立大撫軍院設知院同知等官專備庫庫特穆爾

九月吳王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

先是徐達等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士誠拒守數月數突圍決戰不利元璋貽書招之不報士誠故將李

伯昇知其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説之降亦不聽士誠故有勇勝軍皆驍猛善鬬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至是城破士誠収餘衆戰于萬壽寺在蘇州府治東北東街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户自經故部將趙世雄解之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在蘇州府治後子城上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徐達數遣李伯昇等諭意士誠士誠瞑目不答乃以户扉舁之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

金陵竟自縊死士誠為人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户口殷盛士誠漸奢縱怠于政事其弟士信及壻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法書名畫無不充牣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至軍即擕蒲蹴踘皆不以軍務為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已復用為將上下嬉娛以至于亡

元璋既克平江乃遣使致書于帝并送宗室紳寶舊作神保今改後仿此大王等北還

冬十月詔罷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亦扞拒不受其將摩詼所統多博囉特穆爾之故部

曲因鼓變脅之叛庫庫特穆爾投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有備而還擴廓遂上疏列庫庫特穆爾罪狀于朝闗保亦自歸于朝廷帝乃下詔以庫庫特穆爾拒命宜黜其兵柄落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托音特穆爾為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命索珠和爾齊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闗保本部軍仍令統之山東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拉岱爾統之河北諸軍

孛該統之詔下庫庫特穆爾遂退軍澤州

吳王元璋遣徐達等將兵北侵

元璋召諸將議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特穆爾跋扈關隴則李思齊等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元璋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

籬拔濟關而守之扼其户檻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絶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捲也諸將皆曰善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時又命征南將軍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後八閩既定即以其師航海趣廣東湖廣平章楊璟等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楊璟合肥人

吳王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

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命左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語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歷來上元璋命頒行之

十二月吳王元璋遣將克慶元方國珍降

初元璋遣兵攻温州國珍懼請俟杭城下即納土來歸元璋為罷兵及杭州既克國珍據境自若遣間諜假貢獻名覘勝負又數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及陳友定元璋怒遺書責其懐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兵克温台州長驅抵慶元國珍懼逃入海島復令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攻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

國珉親帥所部詣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元璋授國珍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年卒于建康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屬陳友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吳王元璋兵陷山東諸路

徐達常遇春引兵而北首陷沂州進陷嶧州宋置今為縣屬兗州府于是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相繼皆陷

詔右丞相伊蘇同諸將守禦山東李思齊為副總統

是年正月明祖亦稱帝而大都尚未失守正統猶在元也前纂綱目三編以專紀明事故於明祖稱帝之初即以明為統而於元事則書元以別於明今作通

圖嚕卜等出潼關渡河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

奉命

戊申二十八年是年依歷朝禪代一歲兩係例閏七月以前為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為

明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奉吳王元璋為皇

帝國號明

先是善長等率羣臣奉表勸進王不允凡三上王乃

命具儀以聞及是遂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國

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為皇帝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

鑑輯覽彙紀列朝要當以歷代正統所繫為準故於順帝在位之時猶以元為統而於明事則書明以別於元自閏七月順帝出居北漠以後始為明洪武元年從歷朝嬗代一歲兩繫之例屬之下卷以期名分昭而體例一書法雖有異同總期合乎大

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吳漢接境戰爭無虛日后手緝甲士衣履佐軍嘗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為本明主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修墓置廟標后長子也

明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明主嘗從容問曰四方戰爭何時定乎對曰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明主稱善明主凡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至是改

官制尚左以為左丞相

明將軍湯和陷福建平章陳友定死之

先是明主既命和由海道趨閩復命胡美即胡廷瑞注見前由江西趨杉關注見前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會諸將殺使者瀝血酒中與衆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關破急分軍為二以一軍守福州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在福州府閩縣海中五虎山下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舊作朶耳麻今改

不屈死僉院拜特穆爾殺妻女縱火自焚死時胡美
已克建寧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
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
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
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訣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
門納明師舁友定出水東門未絕也天大雷雨友定
復甦械送建康入見明主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
亡死耳尚何言遂并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

庫庫特穆爾前與李思齊等兵連禍結尚屬私怨相尋至是則竟入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顯然相抗直是叛矣論者或

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密什回回人按德爾密什舊作迭里彌實今改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拜特穆爾特爾密什也

削庫庫特穆爾爵邑命圖嚕李思齊討之

庫庫特穆爾既退軍澤州帝知其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共攻之而命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特穆爾憤甚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于是下詔削庫庫特穆爾官爵命諸將四面討之

謂庫庫特穆爾後此孤軍塞外猶然力戰不屈使得角逐中原國事尚未可知而歸其咎于太子挾嫌輕加削奪職而為博羅特穆爾之續坐致宗社淪亡其所以責太子者誠當然彼時明兵以盡有山東漸將由汴入陝即使庫庫特穆爾奮志勤王亦

夏四月明將軍廖永忠陷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何真（字邦佐東莞人）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擒海冦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濠人）進略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入于明

明徐達常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袞（察罕特穆爾之父也）降于明

徐達陷山東會遇春于濟寧引舟師泝河趨汴梁

亦未必即能恢復疆宇中興社稷乃罔恤國家之患不禦侮而轉成內訌累世忠勤至此而隳何其盭也

守將李克彞走左君弼珠占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守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托音特穆爾軍遂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哩袞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告陷明主如汴梁改為開封府召徐達至命其率軍北略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

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頓首受命明主尋還應天

明都督馮勝陷潼關

明師既陷河南李思齊張良弼胡史作張思道今仍從元史合兵駐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在華陰縣渭水南

明師遂陷潼關思齊奔鳳翔良弼奔鄜城注見前尋共推思齊為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于鳳翔

六月明平章楊璟陷廣西

璟攻永州鄧祖勝歛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陷永州以次略取寶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縣藍山唐縣今屬桂陽州餘注俱見前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傅城攻兩月會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陷梧州連破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縈約降璟與之白帽

為識夜半從實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舊作也先吉尼今改

移師彬州降兩江土官黄英岑巴延等永忠亦陷南寧象州廣西悉入于明

秋閏七月復庫庫特穆爾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

闗保摩該進攻晉寧庫庫特穆爾與戰擒之尋皆為所殺帝大恐乃下詔歸罪于太子罷大撫軍院誅知院事巴延特穆爾等詔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由東道

順帝出塞北去同未嘗失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大家于是年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遠避正也

同圖嚕李思齊四道進兵克復汴洛詔下而明兵已逼庫庫特穆爾尋自晉寧退守太原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

布哈死之元亡

徐達帥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開陸路通步騎顧時字時舉濠人浚河通舟師會常遇春已陷德州合兵陷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遂陷通

知此之為正則知宋亡而仍系昰昺為正統之非正矣夫天命何常常於有德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統系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貶絶如宋高宗之遷臨安雖屬偏安尚未至于亡是也若宗社淪亡流離遁去即不得復存其統系如宋二王之居海

州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帝于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以慶同為左丞相同守京師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錫哩瑪勒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廝今改後仿此宦者趙巴延布哈以為不可帝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

元順帝之居漠北是也進退予奪悉視其事以為衡豈可以殊中外而有所抑揚于其間前于宋末已著其說茲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知史法大公至當之理應如此

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同平章德爾卑什（舊作迭兒必失）富森賽音布哈（舊作朴賽因不花今並改）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辰（舊作滿川今改）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元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